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二回 龐丞相忍氣吞聲 宋仁宗囑托訪美

曲填新恨譜，寥寂伴燈昏。玉碎憐衾冷，似依夢迫魂。

話說龐丞相聽了家丁這般說來，心想：原是公子不守規矩，但呼必顯不該放這兩個畜生打得我孩兒這般厲害。倘有差遲，我老龐也不肯就罷，別人怕你功臣，偏偏我不怕你！」丫環走來，好好扶了公子進去。張文你去請了太醫，速速調理。」張文道：「曉得。」這教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那呼守勇兄弟，送了三姐回到東莊，那大郎夫妻同了妹子鳳奴叩頭謝道：「今日若不是二位將軍相救，一家三命不保。小人無以相報，欲將舍妹奉為將軍侍妾。」守勇道：「既承相許，待俺娶了正室，再聘令妹便了。」那呼家兄弟就作別大郎夫婦，離了東莊。不覺紅日西沉，才到府中，見了爹媽，把遊春射獵的話說了一番，便回到書房裡邊。這是：

有意栽花花不開，無心培柳柳成蔭。

且說龐黑虎，自從那日被呼家兩個世子打壞馱了回來，不覺懨懨沉重，病癒加增，醫藥罔效。那搶親的時節，不想今日之苦楚，只道紅鸞照命，誰知白虎臨宮。黑虎在牀自歎道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不道說了這話，就兩足一挺，兩眼一睜，竟就死了。

這班妻妾哭得悲楚異常，這些家丁，碌亂匆忙。那丞相同夫人小姐，聽說黑虎死了，大家唬得一身冷汗，趕到房裡，放聲大哭。獨是多花小姐哭得有腔有板，又說道：「爹爹，你為何不立出個主意，現在哥哥被呼家打了死的，理應要他抵命！為什麼爹爹不上本章？」丞相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為父的豈不知殺人償命的道理；但是你哥哥為了搶人女子，被人打死，我若上本奏了，那呼必顯定然也是一奏。那時朝廷就要究出個搶親的事來，為父的，先認個治家不正，那誑君之罪，怎麼逃脫？故此不便啟奏。這小呼打死了我的孩兒，難道罷了不成？少不得慢慢的復仇。自古道：一報還一報，毫釐誰肯饒？閒話少說，且把孩兒殮了再處。」

那太師一聲吩咐，家人碌碌匆忙，這一班黑虎的妻妾，都是悲悲切切，惟是他妹子多花，更哭得淒淒愴愴，聲韻悠然，說道：「小妹定要與哥哥報仇的。」這教：

有仇不極非君子，兄長含冤我與申。

且說真宗皇帝駕崩，遺詔皇后權宜處分軍國大事。詔第六太子名禎（仁宗）即皇帝位，改元無聖，詔頒天下，大赦錢糧，釋放獄囚，冊封曹後為正宮皇后，張氏為東宮貴妃，劉氏為西宮貴妃，各賜了儀仗。那嬪娥太監，各各加賞，文臣加級，武士加封。不道仁宗皇帝在宮常自憂思，每於行幸之次，未得稱心：「朕想陳琳，是寡人的心腹，召他進來商議，必要採訪國色，以快朕意。」這教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那仁宗想了一回，即召陳琳進官，將見美女的事，諭了陳琳。那陳琳領旨出朝，打點，擇日起身。先到蘇揚一帶探訪。

那右丞相龐集，在朝聞說皇上密差了陳太監到蘇揚一帶探訪美女的消息，心中想道：朝廷已有六院三官，豈無國色。我想如今既是朝廷選妃，若將我女畫個圖兒進呈，只怕倒有十之八九。倘然朝廷選中，龐家的富貴可不小哩，那呼家的仇，就好報了！咳，可惜老夫已經位列三台，不便將女兒進獻的了，若是進了畫圖，將來僚友面前如何說法？他們譏諷起來，就不好站在朝堂了，這個機會，只好錯過的了。丞相又道：不妨，且去同小女兒商議，看他有何見識？

那丞相來到裡邊，見了女兒，說道：「女兒呀，為父的今日聽得僚友說，『朝廷差了陳琳到蘇揚地方去覓訪美女。我想我兒的容貌，若畫了進去，只怕朝廷見了，不怕不是上選。我兒就是貴妃，為父的就是國丈，豈非大富大貴？但是僚友必是恥笑於我，只好說說而已的了。若是錯過這個機緣，豈不可惜？將來黑虎的冤仇，就申雪無時了，目下朝廷選妃，倒算個奇遇，故此為父的一聞此信，心中就想起女兒的品貌，不弱於王嬙，不下於貂蟬，那些五音六律，南北九宮，簫管絲弦，無一不精。若然進了，何愁不中？所嫌老夫是丞相，不好意思，只道我以女媚君，豈不被僚友恥笑？」

小姐道：「爹爹既然有此機會，孩兒敢不依遵嚴命？孩兒只要報得哥哥的冤仇，無不聽從！」丞相道：「好，難得我女兒的孝義！但恐日後被人恥笑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倒不妨，只要爹爹請陳琳到來與他餞行，席中就談及其事，將女兒的圖取來與他看了，若是可以進得，他就不肯還圖了。倘然中選，必有欵差來聘，日後哪個敢評？」丞相道：「果然女兒妙計，不羨陳平。」如此且去備貼，請了陳琳到府細談。卻是：

翠微深院選姮娥，玉殿岩嶠呈畫圖。

一束老人來月下，數年威福滿山河。

那陳琳領旨，前往蘇揚一帶訪尋美女，已奏明日起身，但雲江南人物風流，不知可能果有絕色的美女。這教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閒話休題，且到了蘇揚再作理會。忽見小內侍進來說道：「老公公，外面有龐丞相差來的家人，說請陳公公去餞行，名帖在此。」那陳太監接過名帖一看，說道：「好奇怪，這老龐在朝，極自誇大，見了咱們不放在眼裡的，如何今日與咱餞行？但是他如今曉得朝廷與咱心腹，故此他也來奉承。咳，老龐你真個勢力。」

雪中送炭人間少，錦上添花世間多。

卻是世情看冷淡，果然人面有高低。

那陳琳道：「既然老龐請咱餞行，只當去擾孫子的。真是早上不作官，晚間不作揖。孩子，你去對他家丁說，承太師相請，少頃就來。」那小內侍回覆了家丁。只見那陳琳頭戴一頂搶龍的帽，身穿一品的蟒袍，腰圍的金鑲白玉繡，足上烏靴粉底，手掄一柄馬尾的拂塵。那陳琳穿了公服，踱出廳來，坐了一匹五花馬，帶幾個小內侍，來到相府，通報裡邊。

那龐丞相接了進廳，相見了一番，分賓主坐下。陳琳道：「承老太師召見，敢不赴趨？」太師道：「豈敢，老夫聞公公奉旨出京，特備水酒一杯，屈駕光臨，聊伸一餞。」陳琳道：「又要太師費心。」

那二人登席，兩旁站立了一班女樂，筵前歌唱了一番，個個迴避進去。丞相道：「陳公公，目下欵差先從那一處尋訪？不知如何美貌合得聖意？」陳琳道：「老太師有所不知，不過溫厚崇禮，自然福大。」龐丞相道：「妙啊！只要福大，必合聖意。這陳公公講得極妙，若取溫厚載福，老公公何必捨近圖遠？」陳琳道：「倒要請教老太師，難道洛陽就有？」丞相道：「怎麼沒有？老夫現有畫圖在此。」

陳琳接來一看，便道：「老太師，這是誰家的女子！」丞相道：「這教不遠千里而來，可能進得？」陳琳道：「莫非就在府上？」丞相道：「然也。」陳琳道：「這位女子與老太師什麼稱呼？」丞相道：「這位女子，不瞞陳公公說，卻是小女多花。」陳琳道：「原來是小姐啊，呀！咱倒失敬了。請教丞相，令愛今年貴庚多少？」丞相道：「才交十六歲了。」陳琳道：「今日虧得丞相說起，見了畫圖，好去進呈，定得上選，不然豈不耽誤了小姐？如今不訪，明日待咱齎了畫圖就進，包管老太師是國丈，小姐是貴人。」丞相道：「全仗公公仁力。」

那陳琳取了畫圖，別了丞相回府，專等仁宗升殿。陳琳奏道：「蒙萬歲差訪美女，昨值龐集餞送奴婢，談及美人，他將女兒多花的真容進出，奴婢冒死齎進，恭呈御覽。」那仁宗接過畫圖，展玩良久，不黨龍情大悅。陳琳看見朝廷嘻嘻展玩，俯伏又奏：

「目下正春風浩蕩，龐園牡丹盛開，丞相必定請駕賞玩，教他令小姐一齊見駕，那時聖上龍目細觀，然後聖裁。」仁宗道：「准依卿奏。」

那陳琳出朝，即傳旨龐集說：「朝廷圖已收進，必得丞相請駕遊園，同了小姐接駕，立刻就聘，豈不好麼？」丞相道：「多謝公公費心，既如此，老夫今日端正了請本，明早上達。」陳琳別去。

太師來見小姐，把前番的說話道了一遍，來到書房，端正請本。吩咐家人將同內打掃潔淨，以便恭迎聖駕，那家丁聽得太師吩咐，各自分頭料理。丞相入朝啟奏，請駕賞花。仁宗道：「卿既奏請，朕於明日臨幸便了。」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